

有趣的晚清名士王闿运



沈阳故宫珍藏的王闿运“行书七言联”。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摄



王闿运像。

资料片

彩夺目，十分活跃。

王闿运 1880 年入川，主持成都尊经书院，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、衡州船山书院、南昌高等学堂……据说，他门徒过千，且名士辈出。

那么，他都培养出哪些“优秀学生”呢？太多了，如廖平。

廖平（1852—1932 年），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，他一生研治经学，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，并创造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派学说，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，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，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在王闿运的学生群里，廖平属于老实巴交、闷头苦读的人，更多的“王门弟子”则锋芒毕露，敢想敢干，我行我素，舍我其谁！而身为师长的王闿运，却欣赏这个性，喜欢这调门，你看他照片像个保守死闷的老学究，但内心却是一个崇尚个性解放的热烈之人。

所谓“有其师必有其徒”，举几个例子：

一：夏寿田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中举，历任翰林院编修、学部图书馆总纂，为父辨诬触怒朝廷遭革职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授朝议大夫，民国元年任湖北省民政长，二年任总统府内史监内史。袁世凯称帝，制诰多出其手，失败后投奔曹锟，任机要秘书，1935 年病逝于上海；

二：杨锐、刘光第，位列“戊戌六君子”，为朝廷的变法、国家的进步，殒命北京菜市口，甘洒热血谱春秋，堂堂的中华义士；

三：宋育仁，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，被誉为四川历史上“睁眼看世界”第一人，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。1894 年，宋育仁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，着意考察西方社会、经济、政治制度，积极策划维新大计，提倡民主共和。回国后，参加维新组织“强学会”，主讲“中国自强之学”。宋育仁最令人震惊之举，是拟定了中日甲午战争的“奇袭日本本土计划”，险些大功告成，改变中国近代史；

四：杨度，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，戊戌变法期间，接受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，反对帝国主义，主张君主立宪。从清末到民初，杨度的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，最后彻底破产。五四运动以后，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，他长期与李达等共产党人接触，世界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，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王闿运招收门徒，特意为学生子网开一面。有人说，他这么做，就是故意做给所谓的上流社会看：你们讲门第、出身、学历，我非要培养几个下里巴人，搅搅你们的局！

他都培养了哪些“泥腿子”呢？不少，像大经学家廖平，就是给人端茶送水跑堂的。

王闿运还特意收了三个“匠人弟子”：木匠齐白石、铁匠张仲鹰、铜匠曾昭吉。他就是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们做伴，抬举了“他们”，就贬低“你们”——王闿运对瞧不起他的上流社会，心里有气。

不过，骨子里，王闿运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“泥腿子”，比如在自己的日记里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“薛蟠体”，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，他的诗

是第一流的，而画倒在其次。

无论看得起还是看不起，王闿运教学生是“真教”，很敬业，很认真，他从不体罚学生，别看他慈禧、曾国藩这些大人物横眉冷对，不时奚落，但对学生，却和颜悦色，如待亲朋。

王闿运学富五车，治学严谨，他坚决反对学生读死书，泥古不化，死记硬背。他常对弟子讲，学习要讲方法，讲门道，比如，读“四书五经”，你得首先明白，《易经》是与“数学”有关的，别上来就研究卦象；读《书经》，要学会断句；读《诗经》，要懂男女赠答……

王闿运语重心长地对弟子说，读圣人之书，不是让你成天重复、考证，而是要阐释自己的思想，不要斤斤于文字训诂、名物考证，主张透过文字之表，去探求隐寓其中的微言大义。

按王闿运的意思：你做学问、写文章，成天是名人说，谁谁说，表面不出错，很客观，唯独不说自己的观点，做学问等于白做，写文章等于白写！

迥异世俗的“择偶观”

身为一代名士，王闿运有妻有妾，但都走在他的前头。丧偶的王闿运一不续弦，二不寻欢，既不娶大户闺秀，又不找青楼女子，他把目光转向了出身劳动阶级的“中老年妇女”，官方叫“女仆人”，民间称“老妈子”。

王闿运选来选去、挑挑捡捡，相中了一个“照顾其生活兼侍寝”的农村大脚妇周妈。周妈长相如何？不详，据传其样貌无甚特殊之处，一般人吧。

周妈是个寡妇，手脚勤快、办事麻溜、有眼利见儿，斗大的字不识一升，不会文诌诌地跟你抬杠……王闿运给自己选了这么个身份低微、经济实用型的“后老伴儿”，别人笑他缺心眼，读书读昏了头，他却反笑世俗之人看不穿。

其实，周妈并不老，随了王闿运时，也就三十来岁，正是一个女人精力充沛的盛年。

这么一个大学者、大名流，如此屈尊收了自己，周妈自是感恩戴德，把王闿运伺候得妥妥帖帖。王闿运每日与周妈同寝同食，连头上的辫子都必须由周妈亲手梳理，梳理完了，还让周妈给他梳一条“大红的头绳”。

不过，跟了王闿运的周妈，却无名分，她一非正妻二非侍妾。以今人视角看，周妈似乎很吃亏，随时可能被抛弃，但实际上，王闿运对周妈好着呢，走哪儿带哪儿，寸步不离，没名分的周妈竟能做王家的主，大事小情，周妈拍板，王闿运就依从。

有人猜，王闿运娶周妈，就如同他故意选三个“木匠、铁匠、铜匠”做徒弟一样，成心臭掰上流社会的道貌岸然，成心讽刺那些权贵名门的装腔作势，这或许是有道理的。

到了民国，王闿运找老妈子一事竟成了湖南地面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对此，王闿运不羞不臊，从不避人，与周妈双双出，甚至当着自己儿子的面亲亲热热，还把自己与周妈的情爱写进“日记”里，供后人观瞻。

清朝倒台，袁世凯做了大总统，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，王闿运偕周妈上路。

途经武汉，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，周妈上席，陪座的大人、先生们一脸尴尬。

到京之后，袁世凯设宴款待，周妈也有座位，而且就在王闿运的旁边。席间，王闿运旁若无人，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，连跟袁世凯说话都一搭无一搭的，把袁大总统也看蒙圈了。

周妈并非省油的灯，别看没文化，但怎么拉帮结派、安插亲朋、纳贿吃贡、摆事谋利，不教自会，无师自通。

周妈让王闿运给她写了一张对外公关名片：王氏侍佣周妈。她打着王闿运的名头，替人求官跑官，甚至大闹妓院……搅得满城风雨，路人皆知。

后来，事闹大了，王闿运见势不妙，以“帷薄不修”、对家人约束不利为由，卷铺盖走人，辞官归乡，带着周妈回老家过日子去了。

虽然没名分，虽然闹了祸，但王闿运始终带着周妈。王闿运与周妈的结合，受尽世人耻笑，有如闹剧，但回头看看现在电视剧里的桥段，那些古今中外装模作样、利益交换的婚姻，谁真谁虚，谁真谁虚，似一目了然，到底谁该笑话谁呢？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

沈阳故宫“夏香远溢”书画展中，有一幅晚清王闿运(kǎi)的行书七言联：眼明小阁浮烟翠，身在荷香水影中。赏其字、品其诗，似见作者透悟天机、不求闻达的旷淡心态，但若查阅王闿运的生平资料，会发现这位晚清名士言不由衷，说得很玄远、素淡、超脱，却于诗里字外透着那么一股无奈，不可明言的无奈。王闿运不是中国主流价值观里道德化、脸谱化的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，而是个“复杂的人”“有趣的人”。仅此而言，唠唠王闿运，同样人性复杂的世人，不会产生仰望的心理压力，他很有趣，让与其对视的人很轻松，这才有利于彼此思想的交流，心灵的观照。

自幼资质驽钝的“王佐之才”

一说为名士，人们下意识地会想到那些天赋异禀、聪明伶俐的不世才俊，而身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，自诩有“王佐之才”的王闿运，自幼却资质驽钝，他一点都不聪颖，他很笨。

打小失去爹娘的王闿运知道自己笨，所以要“笨鸟先飞”，他很有毅力，很勤奋，《清史稿》说他“昕（黎明）所习者，不成诵不食；夕所诵者，不得解不寝。”“经、史、百家，靡不诵习。笺、注、抄、校，日有定课。”故九岁能文，稍长，肄业长沙城南书院。

王闿运告诉世人：勤可制笨，你虽非天才，只要肯下苦功，工夫不负有心人，天道酬勤。

王闿运性高旷，他虽出身平平，没啥背景，却瞧不起忙碌奔波的红尘中人，看不上蝇营狗苟的谋利之輩，他觉得这些人一辈子活得没价值，张罗一辈子，算计一辈子，也不过是吃喝拉撒、生老病死，权去则消，财散则空，白忙活，没意思。

王闿运门徒上千，他反复告诫自己的弟子：人活一世，不能只为欲望活着，要活得有“说法”，有“内容”。

有些人不忿，责问他，你会种田吗？你会做工吗？你会记账吗？你会发财吗？……他一脸不屑：“那些事，我都不會！”

王闿运认为自己是“做帝师的材料”，但他的最高学历只是举人，而帝师是要从翰林院中的进士中选拔的，所以他只能做幕僚。还好，他被大清权臣肃顺看中了，请进府中，遇之甚厚。

谁知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他的大好前程，因肃顺的突然倒台而前功尽弃，站错队的他成了“肃党”！命，好歹保住了，但功名，却从此没有了。

按常理，这时要低调甚至无调，逆来顺受，沉默隐忍，但王闿运却“来气”了，写了本《祺祥故事》，为肃顺鸣冤，这可是在盛行“文字狱”的清代啊！

在王闿运看来，肃顺之所以失败，是没抓住兵权，没兵权，说啥都不好使。得罪慈禧不怕，但得罪了掌兵权的僧格林沁与文祥，事儿可就大了！

依据这一思路，他后来劝打败太平天国的、掌兵权的曾国藩反清自立，吓得曾国藩顶梁骨走了真魂，赶忙遣散湘军，并自书一联：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——以明心迹。

王闿运后被曾国藩辞退了，这样的人，谁敢用？

而王闿运不仅不思己过，反而“更来气”了。他认为曾国藩这人格局太小，不是干事的人。此外，他还瞧不起另一位晚清名臣——左宗棠。

著述《湘军志》险招杀身之祸

曾国藩辞退王闿运，有一导火索：《湘军志》。

扫灭太平天国后，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志得意满，欲表功天下，名垂青史，便请同乡且名流的王闿运书写一本《湘军志》，王闿运慨然允诺。

为写此书，王闿运除亲身经历及走访考察外，还设法借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，并请人制作了地图，先后花了七年时间才完稿。

此书中，王闿运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，

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，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，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狼狈之状，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（今南京）后的纵兵掳掠、烧杀奸淫、吞没财物等情况都不加掩饰，如实记述。

此书一刊印，立即遭到湘军将领围攻，怒斥其为“谤书”，逼迫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。据说，湘军中的极端者甚至动过暗杀王闿运的念头，王闿运著良史、说真话，险些招来杀身之祸。

之后，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安定另撰《湘军记》，试图抵消它的影响。《湘军记》虽然记事详尽，可补《湘军志》的缺略和偏颇，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，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，因而无论是真实性，还是叙事的简洁，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《湘军志》。为此，后代有学者称《湘军志》“文笔高朗，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”“是非之公，推唐后良史第一！”

王闿运凝聚多年心血的大著被烧了，幕僚工作没了，多年的交情也丢光了，但他一点不后悔，反认为《湘军志》是自己一生最得意之作，不是自己的作品不行，是湘军这帮人不行，道行太浅，堂堂大清朝，就没一人识货的。

高徒满门的一代育人良师

近几年，坊间盛传这样一个段子：清代的科举状元普遍比不过落第秀才！

第一份名单：傅以渐、王式丹、毕沅、林召堂、王云锦、刘子壮、陈沆、刘福姚、刘春霖。

第二份名单：曹雪芹、胡雪岩、李渔、顾炎武、金圣叹、黄宗羲、吴敬梓、蒲松龄、洪秀全、袁世凯。

前者，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；后者，全是当年的落第秀才。

这个话题火药味太浓，情绪过于偏激，自然存在先天缺陷。如陈沆是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，文学水平不在蒲松龄之下，陈沆怎么就不如蒲松龄？

又如毕沅，身居湖广总督要职，且精金石地理之学，曾续司马光书，成《续资治通鉴》，这般成就，怎么就不如吴敬梓？

这一比对的最大硬伤是：它忘记了当年在官办学府之外，还存在一批民办的私塾、学堂、书院，在这些民办的教育机构里，活跃着一批大师级教员，如王闿运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代的读书人，就算中不了举人、进士，经王闿运这等卓越先生的教导与点拨，一样成才，一样成名。

王闿运这一生，职场坎坷，四处碰壁，但这位以“帝师”自诩的晚清高人却因材施教，桃李满门，“王门弟子”在晚清的政坛、学界，那是光